

严沁经典名著

轻舟激浪



香港·严沁言情小说专集

轻舟激浪

香港·严沁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1992年12月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轻舟激浪

——严沁经典名著

(香港)严沁 著

*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*

76 092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190 千字

1992 年 1 月第 1 版 199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200 册

*

ISBN 7-5059-1902-4/I · 1327 定价:4.50 元

“严沁经典名著”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热诚向广大读者推荐的严沁小说系列。

严沁创作经年，作品逾百，不少作品曾改编成电影、电视剧及广播故事，倾倒过无数读者。

她小说中的感情天地是丰富多姿的，对众生世相，刻画入微，教人颠倒迷醉。

“严沁经典名著”的第一批十五部作品，是她亲自为广大读者推荐的，也是她非常喜欢的。

——出版者

轻舟激浪

——搭泛美一号班机从纽约到东京，休息一小时，转搭日航五号到台北，这是纽约那家旅行社安排的最直接、最省时的行程了，中间不需要一站站的停，转机的时间也不急促，但是，潘士廉觉得还是非常累、非常辛苦，甚至四年来第一次回家的兴奋也不能使他更有精神。

他坐在靠走道的座位，旁边大概是两个日本妇人，叽哩咕噜的说个不停，她们一定是从东京上飞机的，两个人都精神奕奕，和士廉的疲惫成强烈的对比。他暗暗叹一口气，想闭起眼睛休息一下也不行，急口令似的日本话真是令他烦得要死。

飞机并不满，找空中小姐来替他换个座位吧！还有两个半小时才到台北，他实在受不了这种疲劳轰炸。张望一下，几个空中小姐好像都在忙点心，忙得亦乐乎的样子，他不好意思

思在这个当儿麻烦人家——一个苗条的身影从他身边经过，已经越过他，啊！穿着空姐的制服，手上没有托盘，他毫不考虑的叫住她。

“小姐，有点事想麻烦你——”他用英语说。

苗条的空姐转个身，展开职业性的微笑，但是——但是那张脸庞——那眼、那鼻、那唇——那不是她——任倩予，那个青梅竹马的玩伴，那个常常从心灵深处走进他梦中的女孩，任倩予——然而——任倩予该在台湾的任何一处，怎会是日航的空姐？

职业性的微笑挂在唇边，她的黑眸中跳动着问号，她呆呆的凝视着土壤，好一阵子——几乎是同时，他们一起叫起来。

“任倩予？！”

“潘土壤？！”

果然是故人。

倩予大步跨到土壤面前，土壤忘我的一把握住了她的双手，紧紧的，紧紧的，就像四年前分手的那一天——

四年了。

他深深的凝视她，清楚的看见她唇边的颤抖，看见她脸上肌肉不受控制的痉挛，看见她眼中的泪光，一刹那间，四年前的一切仿佛全回到眼前。她也是这么站在他面前，也是泪盈于睫，也是颤抖着、痉挛着，他紧握着她的双手，渴望把自己每一份力量，每一份勇气，每一份坚强都注入她体内，令她快乐、令她幸福——

四年前——

台北市的夏天真热得令人受不了，没有一丝风，空气似乎凝固着，躲在冷气房里，也不过使人不——而已，即使是盛夏

太阳的威力也丝毫不减。

潘士廉下了公共汽车慢慢走进巷子。他是个沉默、内向的男孩子，很清秀、很斯文、很有书卷气，尤其那对眼睛，总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。他刚服完兵役，办好了一切出国手续，再等一星期他就要踏上征途，去留学深造，用自己双手去创造前途。

他是台大经济系毕业的，非常优秀的男孩子，无论在学业上、品行上，他都是令人刮目相看的。出国深造是他必然的道路，他有史丹佛的助教奖学金，他的好家庭也令他无后顾之忧，不必他负担任何一方面。他这种人似乎一生出来就走在上天为他铺好了的平坦道路上，将来念成硕士、博士，根本是意料中之事。

他家住在这条巷子的最后一幢房子，是独门独院的西式平房——整条巷子都是类似的房子，住的都是生活安定，职业不错的中上人家，就像士廉的父亲，是台湾纸业公司的高级职员。

走过一扇红木门，一个苗条的女孩子闪身而出。

“潘士廉——”女孩叫住他。

“哦！任倩予，”他停下脚步，从小在一起的玩伴，他虽她大四岁，却也互相习惯了直呼名字。“你有事？”

任倩予点点头。她是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，白皙、秀气，脸上最吸引人的是那黑白分明的大眼睛。但是，此刻眼中盛满了忧虑。

“是——晚上你有没有空？能不能出来？”她说。脸色有点反常的苍白，失去了往日的红润。

“当然，八点半我可以出来。”他笑了。他喜欢倩予，或者说

——他爱倩予，只是这一份感情始终放在心中，他原是内向的男孩，何况——还有杜非。

“谢谢！”她垂下头，似乎——眼圈儿有点红，她怎么了？
“我八点半等你。”

“好。”他微微一笑，他的笑容善良而亲切。“任倩予，你好像不舒服？”

“没有什么。”她转身走向红门。“晚上见。”

士廉说了声再见，继续走向巷尾的家。

他的行装已打点得差不多了。他有个十分仔细的好母亲，非常爱他和妹妹，对他们的一切照顾得无微不至，根本不必操心的。

母亲说过一句话：“士廉，到时候你上飞机就行了，其他的事交给我。”于是，他只需要向师长辞行，向同学、朋友告别，行装的事真是一点不必他管，他实在是幸福的男孩。

晚餐后，父母开始看电视连续剧，他就走出家门。妹妹潘心颖神秘秘的追出来。

“任倩予约了你，是不是？”心颖笑。

“不是约会，她有事。”士廉淡淡的。

“还不趁杜非去了陆军官校猛追倩予，我怕你就没有机会心颖可是人小鬼大？才十八岁呢！”

“不要乱讲话。”士廉皱眉。

心颖扮个鬼脸，退回屋里。

心颖这小家伙刚考上东海大学，轻松得不得了，难道她也想交男朋友了？

他慢慢的走向倩予的家，她早已等在那儿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今天总觉得她神色不对，又穿一件松松垮垮的布袋装。

显得特别地瘦。

倩予已经毕业两年了，一直没考上大学，在英文补习班上课混日子。

“等了很久？”他凝望她。

她原是个开朗、活泼、快乐又美丽的女孩，今夜——她不但心事重重，病恹恹的，那神情尤其古怪，仿佛全无生气，全无希望似的。

“没有，我一直坐在院子里。”她半垂着头。

“没吃晚饭？”他好意外。

“吃不下。”她神色凄然的摇头。“你——下星期要走了，是不是？我听心颖说的。”

“是。”他点头。倩予不是因为他的离开而如此吧？他不会自作多情，他知道，倩予喜欢的是杜非，那个充满阳光与欢笑的男孩子。

她摇摇头，一句话在口边犹豫一阵，又吞了回去，什么事这么难以启齿呢？

“潘士廉，我——有麻烦了！”终于，在好费力的情形下，她说了出来。

“麻烦？什么麻烦？”他吃惊又意外的站住了。“有人欺负你？我——我可以帮忙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她眼圈红了，泪水在眼眶里转，都让她倔强的控制住了。“我很害怕，也许——没有人能帮忙，我没有办法，我——只能找你。”

她说得混乱，有点语无伦次，什么事呢？使她怕成这样？

“告诉我，我一定可以帮你的。”他用稳定的声音说：“天下没有解决不了的事。”

“你不知道，这件事——我不能说，”她的眼泪终于流出来，才二十岁的女孩子啊！“我——真的不知道怎么办，我宁愿去死。”

“任情予。”他喝住她。他是吃惊的，她怎么会想到死呢？有这么严重？“不许胡说，你才二十岁，你怎么可以说——那个字？你不想想你父母？”

“就是想到他们，我——我才想死，我对不起他们，我考不上大学，又——又——”她泣不成声。

“到底是什么事呢？”他带她坐在路边的白色镂花铁椅上。“你不说出来我是帮不了你的。”

“我——不能说，”她哭。她是矛盾的，是吧？不能说又何必找他出来？“没有人会原谅我。”

“我不怪你，说吧！无论任何事，我帮你。”他肯定得无与伦比，那声音——足以斩钉截铁。

她慢慢的抬起头，收住了泪水，他的话、他的神色都给了她巨大的信心，士廉是值得信赖的，他说不怪她，他说帮她，他就一定会这么做。

“无论——什么事？”她还在犹豫。

“无论什么事。”他用力的点头。

她咬着唇，苍白的脸儿在水银路灯下一片失神，她看来是那样彷徨、那样无助，她似乎——已走入了绝路，再也没有任何希望了。

“我——我——有了孩子。”她垂下头。

他全身巨震，有了孩子？！他呆呆的望着她，连话也不会说了。孩子？谁的？杜非？

“我知道错了，可是——现在该怎么办？”见他不出声，她

惶恐的抓住他的手不停的摇。

“只有两条路，”他深深吸一口气，他不能表现出震惊，否则会吓着她。“要或不要，我想——你该和对方讨论一下，两个人——都有责任的。”

“孩子一定要。”她那失神的眼中透出无比的坚定。“不是他的错，他无辜，我不能——谋杀他。”

“那——只有结婚。”他吐出一口气。

当然，孩子无辜，他也不愿谋杀一个小生命。

“不，不行，”她猛烈的摇头。眼光变得好复杂，似乎是——爱恨交织。“他不要孩子，也不能结婚。”

他皱皱眉，更肯定了。

“杜非？”他悄声问。

“他没有法子——”她又哭了，她还是帮杜非的，她无法恨自己深爱的人。“好不容易进了陆军官校，哪有资格结婚？又没钱？又没能力，我——也不想害他。”

“他——怎么说？”士廉颇不以为然。既然做了，就要负责，没有能力、没有钱都不是借口。

“他说他才二十岁，和我一样大，不想做爸爸。”她吸吸鼻子。“他寄来一万块钱。”

“做什么？”他又皱眉。

“他说——拿掉他。”她咬着唇。“但是我說什麼也不同意，那些钱是他四处张罗来的，我又寄还给他了。”

他沉默一阵，把脑里紊乱的思绪整理一下。

“我觉得——这种情形下告诉你父母比较好，他们会有比较好的意见。”他冷静的。

“不能！”她叫得惊天动地。“我不能让他们再一次为我伤

心，对我失望，我不能。”

“不要忘了他们是你父母。”他摇摇头。

“就因他们是父母，他们爱我，对我有期望，我才不能说。”她含着泪说：“两年都考不上大学，已经伤透他们心，我不能——告诉他们。”

“但是——这样下去他们总会知道。”他下意识望一望她的肚皮。“当肚子渐渐大起来时。”

“所以我——想离开。”她说。

“离开？去哪里？怎么行呢？”他急坏了。“你这种情形——怎么行呢？”

“我——打听过了，有一种机构专收容我这样的人，”她慢慢说：“我去。”

“不好，你需要家人照顾。”他立刻否决了。“你不能去，你——不行，任倩予，我们一定要想另一个办法。”

他站起来，焦虑不安的踱着步，来来回回的。他这善良的大男孩，已完全无条件的把这事当成自己的，连祖国都变成次要。

他喜欢倩予，他——爱倩予，即使在目前这种情形下，他内心的感情仍不变。

“另外——没有办法。”她无奈的叹息。“除非现在找到一个人肯跟我结婚。”——

他呆怔一下，停下脚步。

“随便什么人——你都肯结婚？”他问。

“目前这情形，我还有什么可选择？”她说。

他怔怔的凝视她，心中一下子大乱了。

经过一夜的挣扎、斗争，感情和理智上的，士廉终于有了决定。出国留学也不必急在目前，明年仍有机会。情予的事却必须立刻解决。

他的善良，他埋在深心中的爱都令他不顾一切的决定，于是，他鼓起勇气来到早餐桌上，面对父母。

“爸爸，妈，我——不打算出国了。”他说。

“什——么？”父亲的筷子也掉到地上。“你说什么？你——开玩笑？”

母亲震惊得睁大眼睛，话也不会说。只有心颖，她似乎明白也了解的皱皱眉头。

“不，我是认真的。”士廉严肃的说：“我下星期不走了，因为——我要结婚。”

“你——你——”母亲霍地站起来，睁大了眼睛，她不能相信自己耳朵，永远像一列循规蹈矩火车的士廉，怎么——怎么变得这么不可思议？

“士廉，你——说清楚一点，”父亲比较镇定，让士廉坐下来。“坐下来慢慢说。”

“我要结婚，和任情予。”他认真的、庄重的，绝对不是开玩笑。

“士廉——”母亲尖叫，颓然坐下。

“说清楚一点，”父亲推一推眼镜，努力保持冷静和理智。“这事发生得太突然，我们一时不能接受。”

“我也知道太突然了，但是——我没有选择余地。”士廉垂下头立刻又抬起来。“因为——任情予有了孩子。”

“你——你——”母亲的脸变白，就快昏倒似的。

“士廉——你真糊涂。”父亲也气坏了，拍桌而起。“你怎能

做出这样的事？”

士廉吸一口气，平静的说：“我很抱歉，但是——事情已经如此，我一定要负责，请你们原谅。”

“不行，你不能就这样毁了自己前途，”母亲激动的尖声说：“你一定要出国，这么好的机会，现在手续又这么难办，我不许你放弃。”

“妈妈，这是不得已的。”士廉摇摇头。“我知道不对，但——你们也不愿我是个不负责的人，是吧？”

“你就完全不顾前途了？”父亲痛心的。

“在台湾一样有前途，我可以立刻找事做。”士廉说。

“无论如何我不同意。”母亲强硬的。“我去找任倩予的妈妈，不能让她毁了你。”

“妈，你不能去，”士廉的脸一下子胀红了。“你去了——我一辈子不原谅你。”

“为什么？任家的人还不知道？”父亲沉声问。

“你们同意之后我才去告诉他们。”士廉说。

父亲叹一口气，摇摇头，再摇摇头。

“坐下来——慢慢商量，”父亲是好父亲，儿子也是好儿子，只是——哎，感情的事真是难办，是吧！“事情还可以有更好的解决办法。”

“不出国就是不行。”母亲坐下来，气呼呼的。

一直坐在那儿的心颖站起来，不声不响的走出去，谁也没有注意她。

父亲点一枝烟，沉思着吸几口。

“任倩予是好女孩、又漂亮，虽然考不上大学，也不大要紧，女孩子，”父亲是上一代的思想。“我不反对你们相爱、结

婚，但是，我也不赞成你放弃留学。现在你很冲动，决定的事将来一定后悔，希望你三思。”

“我已决定，绝不后悔。”士廉说。

“其实——你们先公证结婚，然后你出国，倩予留在这儿我们照顾，这样不是很好？”父亲说。

士廉眨眨眼，是啊！这也是个办法，甚至可以说是两全其美。

“我——可以考虑。”他说。

“只怕你去了美国再也无心念书，”母亲很气愤。“任倩予不是一直跟杜非很好，又怎么你——”

她摇摇头，看见士廉的脸胀得通红。

“我会好好念书，妈妈，”士廉说：“你们答应照顾她，我就放心了。”

“这事——唉！”父亲叹息。十多年来都循规蹈矩——怎么临出国前——真是莫名其妙！

士廉正想说什么，大门口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倩予半跑着进来，苍白着一张脸，大口大口的喘气。

“不，事情不是这样的，”她激动的叫，眼泪唏哩哗啦的掉下来。“根本——不关潘士廉的事。”

“什——么？！”潘家父母都弄昏了，怎么回事？

“孩子不是潘士廉的，他只是想帮我，因为我不敢告诉父母，”倩予哭诉着。“我不会和他结婚。”

士廉皱眉，一声不响的站在那儿，他感觉得到，所有人的视线都在他身上。

“我不会和你结婚，我根本没有想过，”倩予转向士廉。“我很感谢你肯牺牲自己来帮我，但是——我不接受，我有自尊心

的。”

“任倩予，这是你唯一最好的方法。”士廉说。

“不，不行！”倩予强硬、固执的摇头。“无论如何，我不同意这么做，我没有理由拖累你。”

士廉想说什么，看一眼旁边的父母，忍住了。

“我是自愿的。”他只这么说。

“我明白，你是唯一一个我可以信赖的人，可是——我已经决定了，”倩予苍白却镇定。“我今天就要离开。”

“你——你的父母呢？”士廉说。

“临走之前，我会告诉他们。”她说，她已非常镇定，她为自己找到了路，但这条路正确吗？“我对自己做的事负责，我——不想逃避。”

“任倩予——”士廉感动的。

“潘伯伯、伯母，请你们放心，我不会和潘士廉结婚。这是我自己的事，我自己解决，”她勇敢的直视他们。“潘士廉会出国，会有好前途，我绝对不会拖累他。”

“倩予——”父亲摇摇头，不知该说什么。

“我走了，再见。”倩予转身往外走。

“等一等——我有话告诉你。”士廉追出去。

院子里，瘦削的倩予站在那儿，这么大热天，她却给人冷冰冰的感觉，仿佛身上没有温度。

她凝望着他，眼中渐渐凝聚了水雾。

“任倩予——你再考虑一下，好不好？”他握着她的双手，紧紧的，紧紧的。“我愿意和你——结婚，然后我出国，让我父母照顾你。”

她牵扯一下嘴角，想笑，却笑不出来，泪水在眼眶中流动，



始终没有掉下来。一夜之间，她似乎坚强了。

“没有理由这么做，这太不公平。”她摇头，再摇头。“我做的错事，受惩罚的该是我。”

“我——很愿意替你分担。”他紧紧的握住她的手不放，就怕她掉头离开。“任倩予，我心里没有不公平的感觉，真的。”

她咬着唇，深深的凝视他。

“我——了解，但是——我不能接受。”她垂下头。

她说了解，了解什么？他的感情？

“任倩予，你不知道，这会影响你一生的。”他着急的说：“你不要太任性。”

“这又何尝不是影响你一生？”她摇头。她才二十岁，能这么坚持自己立场，真是不容易。“潘士廉，无论如何——我感谢你。”

“我不要你感谢，我——要给你幸福。”他忍无可忍的讲了第一句比较坦白的話。

她瘦削的身子一震，手更冷了。

“我——无颜接受。”她说：“我回去了。”

“任倩予——”他不肯放手。

她深深吸一口气，把脸侧向一边，避开他的视线。

“你知道——我心里不怪杜非，他不是坏人，只是——不得已，而且——我爱他，”她慢慢的，幽幽的说道：“你——在我心中一直是哥哥，能保护我、帮助我的哥哥，所以昨夜——我会在冲动之下，向你求助，但是——我做错了，我只带给你烦恼，今天我想通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做才对，我已经决定的事，绝不会改变。”

“你——”他痛苦的。从紧握的双手中，他渴望把自己每一